



明府城史话

曲水亭这一老一少

□方言

一直觉得,有什么样的城市,就会有什么样的人。

所以,城市与人,互为生动,在传统与现代、自由与规范之间转换平衡,越发地千姿百态,胸有成竹。

大家都喜欢去曲水亭街。在那儿,经常会看到一很有范儿的老爷子——一头半长的灰白头发,戴着鸭舌帽,怀里抱着只可爱的小哈巴狗,颇有雅痞气质,看人的目光很坚定。这是窦庆德老师,街上的年轻人都叫他窦大爷。他就住在旁边的小兴隆街,土生土长的老济南,每天下午会在曲水亭遛狗。

他家有处小院,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,院里有棵比他岁数都大的石榴树,树下有一井泉水,时间长了,会经常坐在这小院里喝茶聊天,聊他父亲的故事,聊他岳父生动的一生,还有他那些老朋友,全是济南人的故事,呈现着济南人的教养和品格。

他说,家里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,从上学到礼数等各个方面。家里来了客人孩子都不能上桌。他家当时离老饭店汇泉楼很近,就是五龙潭里头那个大方池子那儿,木头楼,二层的。池子很大,一池子鱼。一般他父亲请客吃饭,都到那里。家里10个孩子,姐姐、哥哥不敢去,他们若去就挨打,那时候父亲挺溺爱他,敢去,但也不能上桌。大席在那儿摆着,他只能站在门边,跟前不能站。他爱吃炸虾仁,大人们也知道,立刻给他上一碗,吃了就走。就这,他父亲非常烦,正谈着事儿,觉得这孩子这么不懂事,还跟过来吃饭,那时候他小,父亲只好忍着。

还有件事对他触动很大,就是家里有个古物,也就是千佛山的立山之碑,石碑完整,碑文清晰。历山铭,一个字都没有损坏。1980年,父亲拿出来无偿捐献,一分钱都不要。这块碑是他爷爷在大明湖司家码头住的时候发现的。那个地方是租的,后来有了房子要搬家,收拾院子,发现了这块碑。推测可能是有人从千佛山中偷出石碑藏在小院中,想找时机偷运出去。如今,这块石碑作为千佛山的镇山之宝,存放于千佛山的历山院中。

年少时良好的家庭教养赋予了老爷子丰厚的营养,即便后来境遇发生了很大变化,也尽量保持那分自尊自爱,那种“富有富的规矩,穷有穷的尊严”。他说他顶看不上散了架的败落相。这让人看到了他气质里的核心部分。他家的正房里有几件斑驳的老家具,都是祖辈传下来的老物件,他一直在用,而不是只作为收藏品观赏。有次坐在那张八仙桌上吃饭,我啧啧感叹,他表达的意思是,和它发生联系才能让它感受到我们对它的好,它也有血有肉。有天他坐在那棵石榴树下感叹: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。春华秋实,夏雨冬雪。四时皆有,一年四季都好!晨寒残月一壶茶,暮冷昏烛半碗酒。早晚也都好!人活着,要好好感受这些。

慢慢地我深深理解了他,那种乐观、优雅,那分自尊、骄傲。跟他聊天,经常会有心灵被浸润的感觉。好几次老爷子说:“我们这代人,小时候经常喝从青石板上漾出来的水,都是不自觉地跪在石板上捧着喝,后来才明白,这些无意识的动作,其实都是对泉水的敬畏。”

也许是源于他的豁达和洒脱,也许是源于他的学识和见识,曲水亭一街的人都向他表达着尊重,走在街上一片问候,特别是一群年轻人,有事没事地找他,出个主意,拉个闲呱。

他好几次跟我说起了街南头那家饮品

店——曲水曦和,店主叫曹雅男,很英俊的一位年轻人,曲水亭生、曲水亭长。

窦老爷子夸他:这个孩子有思想、品行好。他做不加水的鲜果汁很实在,从不用不新鲜的原料,更别说坏了的。有次他忙别的让他父亲看看儿店,回来发现他爹用了有疤的梨,忍不住跟他爹吵了起来。他爹也很委屈:顾客又看不见至于吗!

后来我跟小曹聊起这事儿,他说:我不舒服,不在于客人怎么想,我自己过不去这道坎。实际上,他的饮品品种并不多,有老济南油茶、我们儿时特别喜欢的麦乳精、香蕉牛奶和几种鲜果汁,夏天自制的酸梅汤、冬天现熬的红糖姜茶……差不多就这些,但是不管喝什么,慢慢品,你能感觉到里面的心意和情怀。

这个年轻人满身的济南情结,比如,跟济南人永远说济南话——那种老城方言打底的济南话,还嫌不地道,那次他来《方言客栈》录老民谣,把“咕咕咕苗儿”里的“苗”发成了去声,但中国语言有声资源数据库济南话发音人赵致平先生听到了,说应该发上声,我跟小曹说了以后,他一直想拜老爷子为师,把济南话说得更地道。

还有一回,小曹给我打电话说,也不知什么部门在曲水河里安了个大铁墩子,说是测水文用的,当时我心情很复杂:那么悦目的景致,碧绿的水草像美人鱼的尾巴波光粼粼,美丽的小桥下平添这么个“怪物”,的确很煞风景,但又觉得那也许是管理泉水必要的物件呢!可小曹就不,觉得很不合理,跟人家据理力争。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大家去说服人家,反正不管什么原因,最后那东西没有了。

实在太在乎这片水!他来我们节目做了个专题——“泉水边长大的孩子”,以成长的经历把大明湖、百花洲、曲水亭和王府池子连成了片。素材提炼得极为生动,清晰的逻辑关系,加上那口原汁原味的济南话,吸引了相当多的听众。以至于,那段时间不少人去曲水亭街看看他长什么样。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专门找到他,说:你讲得实在太好了,让我想起了以前的济南,我每天都听,一天也没落下。

接触多了,觉得小曹很有眼光也很有想法,比如除了不断地研究饮品的配方,他还酷爱摩托车特别是哈雷,看过很多艺术电影,存了一堆有风格的流行歌曲…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,关注一切美的、符合人性的东西。也才知道,他原来在杂志社干到设计总监,但纷繁的生活常常让他想:这是你想要的吗?为什么那么纠结?简单的生活,真的遥不可及吗?慢慢地,想法变成了现实,也就有了“曲水曦和”。他说:待在这儿,慢慢悠悠地活,觉得很满意。尽管这条街上还有许多要改善的地方,可我会一直待在这里。他眼里流露的,是那种眷恋感。

城市,某种角度说,是由碎片组成的,历史的碎片、记忆的碎片、感觉的碎片。不同的人于不同时候不同角度看过去,获得的是不同的碎片。而曲水亭这一老一少,就是我看到的济南人,并且恒定为一种形象。

还记得白先勇《游园惊梦》里最后那句话:……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,起了好多高楼大厦。是,很多老济南人也这么说。然而,传承,是这一切存在的最大意义了吧。人是流动的,生活态度、生存方式在时代的变迁中呈现出新的色彩。城市与都市之分,不在于建筑物,不在于数字,应该跟人的精神气质息息相关,那就是:有什么样的人,便会有什么样的城市。

天津虫家至今仍津津乐道孟养轩单枪匹马,独斗天津城的故事。孟养轩系章丘人士,属于旧军孟家商业家族“进修堂”之传人,经营着谦祥益等字号。

旧军孟家在商业上还是很有传统的,起于康熙年间,以贩土布起家,到清朝末年,孟家繁衍为十家堂号传人、八大字号,所谓“八大祥”:庆祥、瑞蚨祥、瑞生祥、瑞增祥、瑞林祥、隆祥、益和祥、谦祥益。济南瑞蚨祥在经二纬四,至今仍在;老隆祥布店就在泉城路上,靠近省府前街,在路南,我小时候还常跟着大人去那里。前些年城市改造,拆掉了,挺可惜的。

在京城最著名的是瑞蚨祥,属于孟洛川的矜恕堂,矜恕堂其实起家较晚,由万蚨祥而泉祥,由泉祥而瑞蚨祥,由周村而济南,由济南而北京,由杂货铺而茶叶店,由茶叶店而绸缎店,逐步强盛。到了晚清孟洛川这一代,他成了孟家的族长。

孟洛川是个文化上很保守的人,进入民国以后,他依然让族中子弟上私塾,而不许进新式学堂。

孟洛川能斗蛐蛐实属异数。

旧军孟家家规极严,族中子弟可以纳妾、可以抽大烟,就是不许赌博。娶小老婆、抽大烟这个都败不了家,只有赌是可以败家的。孟洛川居然赌斗蟋蟀,这和孟家家族式管理的式微有关,也和矜恕堂与进修堂生意上激烈的竞争有关。

民国初年,军阀割据,上世纪20年代黄河章丘段几次决堤,水患严重,加之张宗昌敲诈、土匪祸乱、军阀纵兵劫掠,孟氏家族多已移居外地。家族的统辖也渐趋消散。

两家从北京就有商战,1900年,谦祥益经理人买下了庆乐剧场的一块地皮,准备兴建一处店面。没想到瑞蚨祥经理孟觐侯得知后,怕其规模扩大影响了自己的生意,便立即在剧场南面买了一块地皮,恰好挡住谦祥益的进出之路。这事说起来办得不大地道。谦祥益经理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,表示要与瑞蚨祥抗争到底。还是进修堂女掌门耿才芳经过深思熟虑,让谦祥益让出北京去汉口发展。耿才芳以避让的方式解决了一场争执,威望在孟氏家族中猛增。也正是耿才芳的豁然大度和周密管理,使孟家进修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。耿才芳是孟养轩的嫡母,孟养轩是庶出的,但却是独子,为孟洛川侄辈,小孟洛川四十岁。他所经营的“谦祥益”生意兴隆、遍布全国,与“瑞蚨祥”齐名。

1928年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后,北京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,生意渐落,天津分号却日渐兴盛。两家虽系同族,但是生意上却也各不相让。孟养轩主持的“谦祥益”,生意开到了汉口,在天津亦与“瑞蚨祥”不相上下,一度还略胜一筹。

孟养轩敢斗蛐蛐赌钱,说明孟洛川用家规已经管不了他了。

孟养轩某年曾得一好虫,邀斗一千大洋,这在当时是笔巨款,足够买一座小洋楼;以购房比价计,大约相当于今日之数百万元,甚至还多。

天津是什么地方?也是藏龙卧虎之地。天津城赏玩蟋蟀说起来要比济南早,天津一个是离北京近,再一个是开埠比济南早。与济南自开商埠不同,天津是约开商埠,事在1860年,时为咸丰十年,圆明园就是毁于这一年。天津开埠比济南开埠早44年,此前天津还是天津卫,沿袭自明代的卫所制度,与山东的威海卫平级,是个小城,随着开埠,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奥地利、意大利、俄国、比利时等9国先后在天津设了近15平方公里的租界地,相当于天津旧城的8倍。可知天津城此前是多么小。天津的玩虫风气应当就是开埠以后才兴起的。

天津开埠以后,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对外贸易的集散地和金融中心。外来人口激增,也带来了各地的文化和习俗,带来了文化心态的开放和包容。天津不是政治中心,却又离政治中心不远,清末民初,皇室遗老、下野军阀多避居天津租界,或做寓公,或投资金融、实业,天津的资产流动很大,十分繁华,市民文化也极度兴盛。清末,北京的蟋蟀罐烧造渐趋衰落,进民国戛然而止。晚清时,京城的制罐名家,诸如二和、大关就被天津请去指导烧罐,进入民国,北方烧造蟋蟀罐的中心移至天津,出现了像史老启这种烧造量大、水平稳定的制罐名家。济南人玩虫曾大量买入过史老启的产品。天津蟋蟀玩家多,水平高,也是名家辈出。

孟洛川邀斗天津,天津大财东不少,但是大财东中玩蛐蛐的却没有,多为中小业主和平民,但是天津人也不能不敢应战,岂不丢了颜面?天津蛩家经过商议,合力应战,选虫、凑钱,最终竟赢下了这场赛事。全天津蛩家皆喜气洋洋,孟养轩虽然输了,但其豪气大度,一诺千金,却也赢得了天津人的尊敬。至于这场豪赌究竟是不是孟养轩策划的一次商业宣传活动,今已不得而知。但是山东人的豪气却流传了下来。谦祥益的生意也蒸蒸日上,从整体上来说,孟养轩还赚了。

孟养轩于1955年病逝于天津。至死乡音不改。

【齐鲁斗蟋旧事(六)】

孟养轩独斗天津城

□白峰